#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十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慈孝下

上英宗乞講奉養隆顯皇太后之禮

傅堯俞

臣竊惟皇太后有旨更不於內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

皇太后佐佑先帝拔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機務及清躬和豫舉神寳以歸之其始終恩徳可勝道哉陛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塞罔無窮已雖然自去年以來淺見者妄意宫禁中事頗有浮議流於人間此膚聽所具悉者也今陛下於九重之内雖日極曽閔之志行以奉事皇太后天下安得遽聞臣謂宜順承顔色既致其悃愊又取奉養隆顯之禮可以使士民共知者速講而數為之自然聖孝之聲亟傳於四海如是則端拱無

爲長享天人之助矣至於給事皇太后之人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茍見皇太后復辟慮其智識鄙短未能測乾坤之量不免有所疑畏臣謂宜録其勤勞少推恩例上足以慰母后慈惠之意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及不敢不言惟陛下矜其狂愚而特加收採則不勝幸甚 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英宗論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司馬光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阼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咎唯拭目傾耳以

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

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繇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間鬭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

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舍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宫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

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宫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

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聦明詳擇其間茍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衆

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宫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謟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

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慈聖皇后乞母子之間恩信相接

司馬光

臣竊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

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静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爝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寛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恵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

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戚怨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

於殿下兼内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恵不可偶以纎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絶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甞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况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童孺

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懐分甘哺果拊循愛育有恩無㦯今既正位中宫得復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詎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讐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虚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

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潜藩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内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兹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疾之時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怨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

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宫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温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

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
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乂安
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
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
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
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
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
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

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而不敢進雖内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亾以進忠直之

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因降逐任守忠諳皇太后閤陳謝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纂承大統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欵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聲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

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忌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

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宫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顔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黜遠内外雍睦善氣與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宫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傅堯俞

亦言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欣抃罰一勸百罔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矜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寖及善良疑似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論究則讒間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畏望陛下霈發德音自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皇太后之慈仁布聞四海擧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交鬭之語得行其間今罪人投竄皇太后必涣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歡心則天人交欣共為陛下之福臣言甚忠懇

惟陛下留神省覽

## 上哲宗繳進明道詔書　范純仁

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莊獻皇太后夙承先顧保佑沖人一紀于兹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日雖機務之繁並用祖宗之憲永惟慈訓居極孝思而上封之人罔識大體務為詆訐有悖聽聞其垂簾日除改及所行詔命不得輒有上言咨爾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攬庶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日事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詔

臣近曾録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陛下稽倣降詔以誡

薄俗至今未甞施行近聞有狂人傳播擬策自云甞已進御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頒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今再録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貼黄今妄為詆訐者已鬨多矣陛下容之則妨聖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全伏望

聖明早降指揮紹聖元年四月上時為右僕射

上欽宗論父子天性宜一於誠

楊時

臣竊惟父子之恩天性也無容私焉一於誠而已矣夫舜之登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夫豈外襲而取之哉心誠有之也其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本諸此而已孔子曰本立而道生此之謂也恭惟上皇付陛下以神器之重天下戴之如天就之如日可謂得所欲矣上皇東幸未還陛下寤寐念之憂形於色乾龍上壽亦罷而不講是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解其憂也非陛下誠於中寧有是夫誠至矣雖天地鬼神猶將感格況於至親乎雖有姦凶造為浮言無自而入矣夫以陛下之恭孝上皇之慈仁其心一也父子之懿人無間言自斯以往讒慝自消矣若夫內藏精慮

外矜觀聽則釁自我作欲其無嫌不可得也疑隙一開

窒之難矣不可不慮也若事干朝廷當付之公議而已

三省者天下公議所自出也大臣宜任其責陛下亦不

得而私焉一徇至公則天下幸甚靖康元年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欽宗乞迎奉上皇篤其孝心

陳公輔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

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

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金人舉兵深厭萬幾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寳此與唐睿宗因星變荅天戒遂欲傳位太子惶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

罪已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况上皇聰明睿智寛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無以復加

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為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為開具上皇罪已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内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盛如此非陛下家付託之重敵兵遠遯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懽怏能若是乎以此慰悦

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陛下貴為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

地神明保佑聖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靖康元年三月

上時為校書郎

上欽宗乞迎奉上皇篤其孝心係第二狀

陳公輔

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甘

誅責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賜聽覽更蒙聖慈擢為諫官令臣不候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輒當此選臣已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輒敢冒死再為陛下陳之臣初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為言及聞聖語乃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為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王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悅之好色富貴皆

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爲舜者亦難堪矣舜終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聦明睿智之主陛下茍能如舜之孝寜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李綱固可委矣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面諭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陛下言之臣

料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宫人拆苑囿減玩好之具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宫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宫别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為非乎上皇久之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

激怒也臣又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還禁中理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中邪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禮方欣慰不暇豈復有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之未盡或尚有蠹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事處之為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

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為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靖康元年三月

上時為左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十

宋名臣奏議卷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恭儉

上仁宗乞罷雇珠玉匠　龎 籍

臣近者伏見傳降聖旨差雇玉工真珠匠小臣疎賤不知所造服用然而職在耳目之官苟有愚見不敢緘默

恭惟陛下自纂位以來積德修道日謹一日近無耽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明未易能過然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北有林胡之抗敵西有元昊之凶狡尤宜恭儉齊紀律惜國用以豐實制兵威而震耀臣愚以謂不急之服玩近奢之器物悉宜屏絶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願陛下視珍奇為棄物以奢侈為覆車昧死瀆聖唯俟罪戾明道二年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封進草子乞抑奢侈　范仲淹

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徳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康嘉祥縣尉温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煑食别無虚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粮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饑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

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粮料院撿祖宗之朝每歲用度之費數目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明道二年七月上時為右司諫江淮南體量安撫

上仁宗論宮中所費宜取先朝為則

龐　籍

臣伏見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謂弭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年費用奢廣倉廪出納不嚴内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由除破無縁鈎較虚實臣竊為凡乘輿所用宮中

所費宜取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強寇不足平也康定元年五月上時為陝西轉運使

上仁宗諫獵　何郯

臣竊以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徒事遊戲而翫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

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
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
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内有
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
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
墜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
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
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

五方鷹鶻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聯之籍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况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橜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

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益當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猛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游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獸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冈逃嚴誅貴少云補慶歷七年

三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先是上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獵而歸夜有雉殞于殿中占者以爲不祥是月詔將復出諫者甚衆郯上此疏明日有旨罷獵

上仁宗論乞悉罷燕飲安神養氣

司馬光等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腾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未敢擅去之時而道路流言皆云天子近日宫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

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讌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

於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也嘉祐六年八月內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百姓侈靡乞身先儉約

劉述

臣竊覩方今天下之事可謂困獘之極矣如久疾之人肢體羸茶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脈理未憊而已誠得良醫而救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溫庶幾可以復全也陛下有明德嘉道孳孳庶政醫之良

者也所謂輔其氣血者輕徭薄賦以寬民力以固民心俾無怨畔是也調其飲食者道民務本教之儉約雖有水旱之困而無捐瘠之患是也時其寒温者為擇良守宰以撫綏之利有可興者興之害有可去者去之是也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而以不若人為恥因而破産者有焉其致非他由禁令不設故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禁令不設人得自恣則倉廩奚由

而實衣食奚由而足欲望其知禮節榮辱不可得也教化之行率自上起臣愚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

臣聞太祖皇帝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葦簾宮闈施布幕無文錦之飾嘗出麻屨布裳以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者也真宗皇帝嘗謂輔臣曰國家所務儉約為先當須節用愛人以富庶天下張齊賢對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贍貲如此則天下自

然富壽矣大哉聖人之德皆能抑情損欲而以身率人也如是經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也臣固願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也至於賜予之事非有功德可以激勸於人者不可輕為也昔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爾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而與之善哉人君之不妄賞人也如

是古人有言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陛下誠能以身先之然後敕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仍戒飭長吏使傳諭朝廷之意務崇約素以厚風俗若是則民之生業日益厚矣雖遇水旱之困而有儲蓄以禦之矣民財既充國用復省則徭賦之事自然輕薄矣茲實太平之基而萬

世之利也在陛下勤而行之固而執之耳臣不勝惓惓之愚治平四年上時為御史

上神宗論買燈　蘇軾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是以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

欲知陛下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

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以戸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售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

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廹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憚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蜚語士人有展年科塲之説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決無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

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竊惜之方今百冗未
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
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
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遊觀苑囿
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
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唯當痛自刻損以身
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

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内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

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熙寧二年十二月上時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

上宣仁皇后乞崇儉戒奢　范祖禹

臣伏以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

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

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謹

也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

居之室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舜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

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

啟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宫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

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繫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弊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為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

下先景帝遵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比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内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

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之諍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象筯箕子歎曰為象筯必為玉杯因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救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

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綉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顧豫為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著作郎兼侍講

上哲宗論龍船費用　陳次升

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萬貫不少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之意也臣覩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以禹之德非無可稱也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非不足於財也而必嗇於用者欲示敦朴以先天下故也恭惟陛下躬不世之資襲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陛下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茲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為來者之戒伏望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乞敕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紹聖四年三月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論翫物害治　江公望

臣聞理無隱而不彰事無晦而不顯言君子之樞機故不可不謹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惟君為風下民為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故有所不言言無不彰有所不為為無不顯君唱之下民未有不應者也陛下居九重之中可謂崇深閎遠臣民耳

目之所不接一有出言未嘗不彰一有所為未嘗不顯蓋民離之則愚合之則神合衆論則崇深闊遠者皆得而知之皆得而議之臣側聞陛下邇來政事之暇蓄能鳴善鬭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以資賞翫之習使誠有之亦未足以害治也然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知太康之失邦不過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已所謂禽荒不必馳騁畋獵然後為荒也心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昔唐太宗之時一臺使有諷李大亮以名鷹為

獻而大亮密表以陛下絕畋獵久矣求鷹必非陛下意而太宗悅其正諫玄宗遣使求鵁鶄鸂鶒於南方而倪若水上言以賤人貴鳥非所以望陛下而玄宗賞其説向使二君縱欲而無度拒諫而不改豈復有貞觀開元之盛治乎若以為資房闥之悅豈不聞華陽后樊姬之所為乎秦王好淫聲而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畋獵而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味也耳非惡聲也抑所好以率二君於無過之地爾中宫淑質徽音

母儀天下未聞有過舉事出於陛下爲之中宮當以華陽后樊姬之事以相警戒矣若事出於中宮以資戲樂陛下當以關雎求賢葛覃尊傅以相規正故刑于二女所以爲大舜刑于寡妻所以美文王歟惟陛下財幸建中

靖國元年七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徽宗諫獵　江公望

臣聞邇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鷂鷹入後苑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御之中雖是近習之人

敢肆猖獗一至於此徐思之必有伺得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終疑而不釋也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游畋者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旰不食刻意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恐負宗廟社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暇逐禽獸為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宗廟之禮毀卵覆巢尤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而於生誕滋育可戒之時

為毁卵覆巢之虐乎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萬乘之
主豈無犯車之虞和鑾之節清道而行猶慮於銜橛之
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
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
禽則喧呼號歎分賜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
百姓之膏血以重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必不
然也雖然與其後事而引悔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
以不惜萬死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

隱也五子之歌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忌莊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鳥託深林獸育豐草魚鼈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翯翯之態魚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苑囿之奉數畝之地蠢

動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依陛下日月之末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乃張喙横羽延喘假息於馳驅哼噪之餘碎首決心飛毛灑血於猛鷙爪翮之下數畒之地依陛下尚不得保全其生况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無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逺與人同一理也以強并弱以貴吞賤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甞聞荆文公得如

黄之狗菌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聽保申之諫受束矢之笞務治乎荆兼國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玄宗嘗獵苑中必視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非宰相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指逺詞婉而意廹孰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益於治祗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疏詞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頼以知過

失者諫臣爾臣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縱不實亦足以為異日之鑒唐高祖喜走馬射帖孫伏伽進諫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旣為天子尚行之乎齊桓公以酒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夫從禽止少年諸王務也陛下一日為之未足以害政第以天子為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臣願陛下驅騖於仁義之場游觀於六

經之圄綱多士弋羣凶天宇掃清王道砥平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干天威自速誅戮陛下矜其以諫為職少貸狂易天下幸甚

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法祖宗

上仁宗請改復祖宗舊制　龐籍

臣近因上殿面奉聖旨今有事具實封進來者臣退量孱昧冒通政體誤膺詢訪苟有愚見敢不罄陳恭惟三

聖垂統紀律大具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祗守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者多矣略舉數事條之如左

一進退輔臣最為大事非止一時襃貶蓋欲垂戒後來祖宗舊制輔佐近臣罷免之例甚衆有因求退得請者有均以勞逸為名者有暴其顯過者有隱其罪名者然所授官秩輕重皆有區別伏見去年執政之臣最喧物議内有廢棄典法

公營私寵者此最昭昭於天下也臣於去冬及今年正月七日所上書疏及劄子言之已詳昨者外聞鎖院衆謂必獲罪而退洎制命宣行大者得使相次者尋亦遷秩況使相請俸月踰千緡中常州郡一年之賦未足充其歲給自非有功有德何以克勝且登用未及一考而退之者是以譴罷也乃以使相及遷秩處之以此為戒臣恐來者不懼矣必曰當權之日雖壞國法營

私恩亦不失作使相及遷秩矣臣欲望聖明令史臣撿尋祖宗以來進退輔臣體例著為篇部以備聖覽此後用為定準如此則忠正者持衡之時務盡公理乞身之日得以禮退私曲者使之當權必懷畏懼苟至獲罪永為懲戒此事體大乞留至懷

一前代職官之制皆有定員使上下不得超越而進也國朝建官雖異於古然於員數未聞過多

近年以來漸異於此蓋是好進者務干求寵名執政者不堅守舊制故也今資政殿翰林侍讀學士員數過多恐增之不已更無限局欲望準約舊典以立定員員既有限求者自息矣

一金紫者文臣之貴服也祖宗以來謹重賜與自前或因差遣上殿特恩賜之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近年伏見有差遣未出常調或秖是知縣之類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賜遂使三品之服

漸成輕易臣欲乞愛重服章無及僥濫

一竊知向來每因南郊大禮添出諸般差遣名目多於舊日添一差遣則增一錫賜所以費用太廣實傷財力臣欲望將來郊禮令有司撿尋祖宗以來則例為定免至横添名件廣耗官物

臣智識愚下無裨聖德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允明僥倖咸塞伏望聖造留心垂采明道二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編類三朝故典　富弼

臣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既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眞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為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刻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欠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

末分夷狄交侵冦盗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葢法制不立而淪胥至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討尋從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幾頽綱稍振獘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本也慶歷三年九月上時為樞密副使遂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等同編修祖宗故事㣲總類之

上神宗乞兢兢寅畏以保祖宗基業

曾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緜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多故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帝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葢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畀藩服而

糾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育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版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

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寛仁慈恕虛心納諫審注措慎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末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

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謹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
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
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
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

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獘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主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

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盖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眔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

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賫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序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葢遠莫懿於三

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盖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

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所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之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

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葢周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葢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

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

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熙寧三年閏九月移知滄州過

闕上

㡛

上哲宗乞講筵開陳祖宗故事

丁隲

臣伏見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威明仁厚不惟有益於當時皆可為法於後世竊惟陛下即位以來首延儒臣侍講禁中如論語孝經皆聖賢之言行固足以啓沃

上心導明睿性臣愚欲乞既講罷經義更以祖宗故事

一二端為陛下開陳仍乞曉諭侍講臣僚豫先編叙六聖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為所行如合符節威明仁厚之徳源源相繼天下幸甚元祐二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　范祖禹

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豐功盛徳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

嗣位於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髙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荅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元祐七年三月祖禹進讀此奏畢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

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惟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

上哲宗乞專法仁宗　范祖禹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荅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惟

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荅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

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元祐七年十二月祖禹時為翰林侍講學士尋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二十七事編錄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自紹聖以後章蔡倡為紹述之說而祖宗之法盡廢茲不復載詳見新法門

宋名臣奏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用人一

上真宗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

謝　泌

臣伏覩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闒闒猥媟

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於芻蕘察於邇言者盖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於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

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若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蓋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静亦用蕭曹之畫明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咸平元年上時知壠州

上仁宗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内外事

富弼

臣伏聞近降敕命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如西寇未殄亦須藉才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羣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

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深不穩便此乃横生所見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惑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以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採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授樞副之職

且令在邊或許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穏便内外協濟無善於此臣旦夕來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乗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慶歷三年四月上時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

上仁宗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内外事

蔡襄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

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内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

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陜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偽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内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内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避各授恩命上

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慶曆三年四月

上時為秘書丞知諫院

上仁宗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

蔡襄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

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
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
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
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
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
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頃年
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
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

數年方内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
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冦邊遣將興
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庭乘勢窺我彊弱
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
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
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
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忻而臣獨竊
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

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其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肢體正待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設施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尚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效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敵之恥發乾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

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慶歷三年五月上

上仁宗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在外

歐陽脩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未必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防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

用然仲淹於陜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冦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賊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慶歷三年七月范仲淹為陜西宣撫使八月丙申田況為陜西宣撫副使丁未仲淹叅知政事癸丑韓琦代仲淹為陜西宣撫使故脩上此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歐陽脩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

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遴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

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慶歷三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平時蓄養賢俊　　余　靖

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陜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通判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令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嘆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

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其人可了其職其人可當其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

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故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入今蠻獠纔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

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慶歷四年四月上時為右正言同修起居郎

上仁宗論用人太察之弊　尹洙

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譏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之忠邪必察之非為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

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疎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立名節之效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寖以成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為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嘗開釋豈搏擊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誡鑒吳主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

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狗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陛下留神聽察無忘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財擇

慶歷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左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復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祕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

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時為直龍圖

閣知潞州

## 上仁宗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

何郯

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體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為泰蓋人情亨通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失繫時興亡傳曰商以兆人離周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陛下以寛大之資紹宅丕緒以博厚之度信待羣后純用一德懐來衆心然而

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持詐之老博求多士其間豈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衆士獨以陛下懲艾所任疑阻微生羣臣承風殊少開悟獻計議者迎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約束者窺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寖成其弊於國體有損於人情靡安今略舉疑貳之大端足以明其害而監其失夫擇官者宰輔之職今補一吏則疑其涉私故常務煩勞於親決矣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

多方而加其覊制矣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故賔客有時而不許接矣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故推薦不得而行矣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今斥一邪人則疑其愛憎故忠憤不得而伸矣凡兹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旋忠力乃其責也彼之觸法皆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姦利乃其分也今持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姦利之類欲其廉恥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生此風遂致弊俗非但君疑

於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專則不敢任事矣小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備顧問者疑言之不從則不敢抗論矣懷忠讜者疑誠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慕功名者疑任之不固則不敢專行矣若循此不返是朝廷無必可信之士無必自保之人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順成之過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以基王迹也豁達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

也雄猜多忌魏武所以失君德也唐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貞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而召奉天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豁達則興邦致治之如此恃雄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往世明驗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陛下體天地所以交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召亂而防其危分國政以授之相委戎事以歸之將至於羣司多士各

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者治其詳陛下高拱而統臨之唯威福政令則必自己出其他盡付之有司孰敢不為陛下悉力也傳曰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慮之間耳何憚而不為也但慮及之則風俗可丕變天下可身會治平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懵治體然病今之公卿大夫以疑阻相承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覼縷而陳之夫志忠則語切而辭多伏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遺其言則死生幸

甚慶厯七年上時為言事御史

上仁宗論宰執進賢當去形迹

包拯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茍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

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修舉如此而不臻古治者臣所未諭也臣伏見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責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

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彦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罥謗以為朋黨況沉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黙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

在史冊焕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三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廪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葢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對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况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閗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獨斷中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

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説延中外讜直之議重惜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厚於上民悦於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家於永寧惟在陛下日謹一日力行而已皇祐二年上時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仁宗論吴充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劉　敞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吴充鞠真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郡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

皆云鞠眞御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吴充只縁公事譴責禮生以此迕㫖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吴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興為詢求宜適而胥吏輒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吴充而已實亦上忽詔㫖在於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開封府受牒又曲為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吴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自然衆情不能

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茍且稍激厲振職尚未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為戒且云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謫以譴勍胥吏被逐不如茍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詢民言釋疑止謗蓋為此也伏望聖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竊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至和元年十一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人主不宜好疑自用與下爭勝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

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

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來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

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阻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

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官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

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

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豁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至和二年六月同貫黜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欲用忠賢當去左右之私言

馬遵

臣聞自古人君皆欲求忠以自助求賢以自為然而治少而亂多者盖其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也故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令陛下至仁求治堯舜之用心也其於知人亦不為易必欲得忠賢而用之莫若去左右之私言采中外之公議則其人可知矣知而用之則朝廷無事而天下太平矣狂言聖擇或補萬分至和二年上時為言事御史

上仁宗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

歐陽脩

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葢緣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為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

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

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詆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説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

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嘉祐元年十一月上 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十三